

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卽中刀君墓誌銘

三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墓誌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 太宗 真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遷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

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畢輩半宰布鞞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大半後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

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
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
能如此既仕不合既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
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
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
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
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
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 天子獨憂
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
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
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

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些如
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寃退而貧久爲之憂也而公
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
其寃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
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
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
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正以
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
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
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
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

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
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
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極以歸又字其孤又一
人者宰相舅嘗為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
為增修人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善公之
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
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其取
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為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為
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
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
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諒其書以求其志
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

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錄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大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無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始以同將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奸蠹所禁無不改崇

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還

司尚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

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

公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

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

庭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

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

賢臨一時自 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之器而閭巷之士

奔走談說誰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

一州視疾 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

學士知制誥充群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

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先悼惜特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
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至哀寢食如禮以其年某月得疾杭
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其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
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陰嗣 嗣與六女皆尚幼夫
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
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
平居不常親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
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
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
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

待使客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估恃而
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
皆為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
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
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
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
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
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

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始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竟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其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歿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志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

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文將無所傳于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為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商州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友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
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
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
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
不主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
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
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管其力之所能得約其
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歉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
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早死

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
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
閨門之隱士之務不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
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
一尸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
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
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
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
免為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
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源皇考諫
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為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為皇考故君為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節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

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諱將作監主簿壽守某縣令次玘瓌玘珣為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勛以武詒祿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堯厥艱初仕祇載不情有榮于位但相名原竅此新宮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遂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擢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誠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

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
蓋有焉岐國公主既嫁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
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
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
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
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
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
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
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
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
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附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
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
就學於鄉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選
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
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
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
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
而別葬子男一人錫如社齊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妻
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

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御父固嘗以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牾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子爲憂者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立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實他經以在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夫人之以聲其名擢勢

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時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于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孳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

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孝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仍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脩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脩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

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享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何如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甲子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沉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

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先生王荆公文集卷之九十三終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脩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率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為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為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辨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

故屬交趾

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終無為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

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逆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脩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為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為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為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為

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
集賢殿脩撰再任會奎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 仁
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
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為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
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塩酒
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
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
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奎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
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
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奉善束縛姦吏
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歛散故在廣東收銅監課皆

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
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
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洵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
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
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
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為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
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
臨江軍故今為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
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
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
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肅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猶朝為弗聞疆場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為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首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首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為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

五代交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為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為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為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為陝西招討使欲君為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歐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弄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

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為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
信得諸蠻上有嵩叙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為父終君
去不為侵竊君夫人杜氏主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為大
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
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
三六月一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
某曰士之以才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
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
洵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環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
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
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
輸之 天子至 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師帥其屬朝
京師而盡獻其地 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
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
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
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
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為子弟也父昆稱良焉
其為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為吏又能修其職事而
天子嘗任之以為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

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
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
備庫副使刺卒當法賢士大夫多言之當是時儂智高為
姦數慢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
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
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誄三官監饒州酒居父之稍復遷至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
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
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
奉君喪以其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
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
銘於是為之叙次使歸而鐫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
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
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
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
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
人雖老矣眠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
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
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為憂而我以是為樂不能改也有

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為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突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為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子不及識君矣然子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

子所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為仁稱止一卿至其後與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圯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廕為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管攝令臨川始取強悍者一入痛治以威而皆喜以

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徒亳州鄆縣今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為姦黨者以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曰縣有劇賊即遁去復調黃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益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趨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士也所為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汝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

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當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撲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曾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

傳州防禦判官以母天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卒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學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為古文章晚而尤好為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室元東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還博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為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差以為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

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為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遠為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為進士三女子嫁殿中少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為之聞君也來求銘也曰
於戲樸翁天倘人簡翔其德音而躋於特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

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先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效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絀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絀數十人為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為諸舅甚知其所為故於其弟子經考宗之求誌以葬也為道而

不辭子善寧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堯适杜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寧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

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
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
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
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
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
而懷智高未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
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
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
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
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

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
不能著寢君卽大斲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
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
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歛又
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
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
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
聞 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
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
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
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

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
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
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
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
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
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
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
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

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墳道瞻送歎息
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實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
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
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
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
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
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
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
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
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
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

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和贈尚書工部員外郎考慕玠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

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旣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黜墓曰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閑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王筮守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大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遷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

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陸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虞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徒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科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行數遭小人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

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
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
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
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
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
臣誠窮即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
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
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
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
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
南而凡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

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
其家而適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
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
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
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
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
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衣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
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

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
於審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慶州稅知洪
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
軍知岳安表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
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佑三年四月丁亥卒
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
至光祿卿勲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誥工篆隸
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
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
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恩及於無告
而州縣若此壅之可也即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

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成而
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
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
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
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
畧於養已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
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
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錄
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
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
嘗爲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真宗之初而

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
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
子諶尚書屯田員外郎詵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
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真
卿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備榮州錄事參軍
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
度推官謝京蔡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
子諶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
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
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
有美有相不銜不求卒為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
為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
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
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
管城縣簿用舉者為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
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
年七月六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
於鄉其志氣甚大既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

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
具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
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
辯其無罪即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揔役者妄怒
以立威諸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管公縣人公奪之
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揔役者亦不敢復犯
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携祭
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
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
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徃徃而在
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

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曾祖
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
郎知邛州父諱珪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
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
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
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
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
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
氏祔於是公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
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
弗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
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
澗澗齊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
神所聽卜塋高原日永寧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泰州
司理調泰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酒稅丁毋
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
輒構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妄窮而徙之由
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旣去民思之相與
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詔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

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
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櫛節不
滿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旣歸 天子目之賜
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
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
至徃徃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
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
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
相習爲邀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群詆以爲暴
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蔽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
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

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
至即有惠愛其嘗羈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
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和蓋公在常以此法
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
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
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
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
縣君子勇二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皇子主簿
女六人以其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
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
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其游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七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流如
海長原七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副簡自狗拔身貧羈
誼不辱進蘇窮斤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
既材天奚弗慙刻銘在幽來者之哉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
縣主簿者也君既孝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
羈善辨說与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
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畧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
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

即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人
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
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
其意罵譏笑侮因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
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侍仰
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
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
又何說哉嗟乎待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
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
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任章真州司戶參軍琦大廟
齋即琳進士女子五人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
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
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
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
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
其為人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其
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
為之銘

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歎士以
為宮聚封其上兮為記無窮

新刊臨川王荊公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五

